

养儿不防老 房子该给谁

“我今年67,老伴68,我们俩这辈子就生了一个儿子。我们只是普通的工人家庭,当年为了供儿子读书,我和老伴省吃俭用,一分钱掰成八瓣花,就盼着他能有出息。可是现在儿子已经在大城市立足,却再也顾不上我们。”读者刘女士说。



儿子争气,考上了上海的大学,毕业之后留在那边工作,我们俩当时别提多骄傲了,走在小区里腰杆都挺得直。后来他说要结婚,女方家要求必须在上海有房,我和老伴咬了咬牙,把半辈子攒的积蓄全拿了出来,还卖了之前给儿子准备的婚房,凑了80万元给他付首付。当时儿子在电话里哭着说,“妈,爸,你们放心,等我站稳了脚跟,就把你们接过来享福。”我和老伴听得鼻子发酸,觉得这辈子的辛苦都值了。

哪想到,儿子结婚12年,就回来三次。第一次是结婚第二年带着儿媳回来认门;第二次是孙子满周岁;第三次是四年前老伴过寿。剩下的年节,要么说要去丈母娘家过,要么说攒了假期要带孩子出去旅游。我和老伴每次提前半个月就开始收拾屋子买菜,等啊等啊,往往等来的就一句“妈,今年我们不回去了”。

去年冬天我查出胆结石,要做手术。我怕耽误儿子工作,一开始没告诉他,可临住院前还是忍不住给他打了个电话。他在那边嗯嗯啊啊地听着,末了说“妈,我这手里有个大项目,实在走不

开,让我爸照顾你”,之后就再也没信了,直到我出院,也就打了三个电话问问情况。

老伴连饭都不会做,医院流程也不懂。我能指望他吗?亏了我妹妹的女儿小雅是医院护士,特意请了假,天天在医院守着我。早上她六点多就从家过来,给我带熬好的小米粥、清淡小菜,扶我去厕所,跑上跑下地忙。同病房的人以为她是我闺女,说我有福气,我听了只能笑着点头,眼泪往肚子里咽。我妹妹前些年得了尿毒症,小雅辞了外地的工作回来照顾,耽误了结婚。去年妹妹走了,就剩下小雅一个人。

出院后我在家养着,越想越心寒。我和老伴现在身子骨还算硬朗,平时头疼脑热的自己能对付,可再过个五六年,我们俩动不了怎么办?我琢磨了好几天,跟老伴商量,要不以后让小雅给我们养老,等我们百年之后,现在住的这套老房子就留给她。谁知道老伴一听就炸了,指着我的鼻子骂我糊涂,说房子是留给儿子的,哪有给外人的道理。我跟他吵,说,“儿

子这些年管过我们吗?这些年每次咱俩有个头疼脑热上医院,不是小雅陪着。逢年过节小雅总是拎着礼物来探望,儿子在哪呢?”

老伴油盐不进,转头就跟儿子说了这事。儿子给我打电话,语气里全是埋怨,“妈,我每个月房贷八千多,孩子还要上补习班,压力多大啊,你怎么能把房子给外人?我不是不回去看你们,是真的忙,等我以后闲了肯定回去照顾你们”。

我听着他那些话,心凉得像块冰。我就想老了有个指望,难道我错了吗? 本报记者 韩璐

主持人的话:

刘女士的困境,折射出当下许多空巢老人的普遍焦虑。儿子的冷漠与缺席,与侄女的悉心照料形成鲜明对比。从情感与情理上讲,刘女士想把房子留给照料自己的侄女,并无不可。但这份打算冲击了老伴的传统观念,也触动了儿子关于继承权的敏感神经。如果儿子只把父母当作“资源提供者”,却不愿承担“照料者”的责任,那么父母另寻依靠,实属无奈之举。

H 回音壁

8日稿件《老同学成了我的烦恼源》讲述彭女士参加合唱团重遇小学同学王英,起初感念对方热情,相处久了发现她攀比心重,常出言贬低他人、刻意戳人痛处。美华疏远她后,反被她恶意造谣。彭女士既委屈又不舍放弃唱歌的爱好,陷入两难。

读者李树发:闲言碎语,大可左耳进右耳出;要是碰到恶意造谣伤人的话,也可以当面开诚布公把话说开,说到底咱们过日子图的就是自在、舒畅、开心。

读者贾辅喜:俗话说“宽容为金”,要是你能善意宽待这位爱吹牛炫耀的老同学,你唱歌的心情说不定也会更畅快,歌声也能更动听。

读者何馨荣:来说是非者,便是是非人。说长道短的人不值得敬重。大家能聚在一个合唱团是缘分,得好好珍惜。互帮互学才是相处的正道。

读者王云学:彭女士你可别自寻烦恼,没必要为这点事纠结。赶紧离她远点,多和能聊得来、脾气相投的姐妹相处,活得痛快自在,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
韩璐 整理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297

初副政委说:“北京还真有个双秀公园,我家离那里不远。但那是个地方,你俩都是活生生的人哩,是最佳的婚配组合哩!”稍一停又说:“大秀,我把你叫来,是想告诉你,慕古秀是个优秀的军人,他完全符合提干条件,只是错过机会了。上次他把志愿兵转干的机会让给苏明远,是先人后己发扬风格,他也相信你会支持他的做法。现在古秀这个代理副连长干得很好,我们不会让老实人吃亏,他还会得到重用,转干的问题早晚会解决。我个人不敢给你打包票,但请你相信组织,组织上不会亏待老实厚道踏实肯干的人,你放心就是

了。”

大秀大大方方地说:“首长,有你这句话就够了,以后他能不能转干没关系,只要对我好就行了。即使转了干,他挣的钱还没有我多呢!”大秀说的是实话,现在三山岛村民通过多种经营已经先富起来了,万元户不是一户两户,而是几十户了,三山岛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了。

慕古秀和龙大秀走了,看着他俩的背影,初副政委陷入了沉思:我们可否通过实行施工生产责任制来增加干部战士的收入,在他们做出牺牲奉献的同时,也得到较多一些的报酬呢?

在充分调查之后,初副政委开始写讲话稿。多年来,他还是保留自己写讲话稿的习惯,不让别人代劳。要讲的主要观点和内容,他和黄金指挥部黄主任和齐政委通了

气,又根据两位主要领导的指示进行修改,并在讲前和团党委委员们通了气。他是代表上级党委来讲的,必须慎重,要做到观点鲜明正确,符合实际,便于操作和收到实效。原先是考虑在党委会上讲一讲,苏继轩和梁占刚都提出,好不容易来讲一次,还是扩大到连级干部以上,这样基本上一竿子插到底了,效果更好。这样一来,准备就得更充分、更接地气一些,这已经不是内部研讨而是大会讲话了。听讲话的人增加了,范围扩大了,内容就要相应调整。这是演讲、讲话、做报告的一个基本经验。有的人讲话做报告不看对象,不分听众是谁,一味在那里哇里哇啦,效果指定不好。

十一团自打成立以来,还没有副军职以上干部来团里开会讲话,初副政委是头一遭,又在三山岛金

矿全面开工、部队面临撤销改为企业之际,团里对这次会议相当重视,会场设在团部大会议室,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,桌凳摆设得格外整齐,桌上的白茶杯摆列得像士兵列队,连话筒都是试了又试,敲了又敲,“喂”了又“喂”,生怕到时出了毛病误事。这天的会议由党委书记、政委苏继轩主持,会议就一项内容,请黄金指挥部副政委、党委委员兼纪委书记初福兴做报告。

这场报告,由于准备充分,内容比较多,初副政委讲了两个小时。前一个小时是充分肯定十一团在部队管理、施工生产、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、后勤保障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和经验,指出全体官兵克服重重困难,坚决执行军令向三山岛集结,很快完成施工准备,按时投入三山岛建矿战斗,取得了初战告捷的成绩。 待续